

ZHONGGUOZUOJIA



XIEHUIZHUBAN

第二届鲁迅文学奖 获奖作品丛书

报告文学卷（下）

华文出版社

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第二届鲁迅文学奖（1997—2000年）
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报 告 文 学

（下）

杨匡满 编
萧立军

华 文 出 版 社



第二届鲁迅文学奖
获奖作品丛书
报告文学
(下)

华文出版社



西部的倾诉

——中国西部女性生存现状忧思录

之一 孕育的恐怖及其它

新加坡、香港还是别的一个东南亚国家或地区，在一间铺满花布的灿烂的房间里，年轻的妇幼中心的阿姨正在向幼稚园的孩子讲述“妈妈的子宫”。孩子们席地而坐。坐在花布上的孩子和他们倾听的神情组成了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爱情。“妈妈的子宫”被画在一张硕大的白纸上（还同时画有卵巢），呈粉红色，白纸用支架撑展着，挂在孩子们的正前方。

阿姨问：“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孩子们回答：“是喇叭花！”孩子们嬉笑着，东倒西歪，奶声拖得很长。阿姨纠正：“这是妈妈的子宫。你们回答得很好，它长得像一朵喇叭花。你们知道子宫是干什么的吗？”“不知道！”“它是你们来到这个世界之前睡觉的地方，你们温暖的睡床。你们知道它长在妈妈身体的什么地方吗？”“不知道！”“它长在妈妈的肚子里。”漂亮的阿姨说着就拍自己的肚皮。接着阿姨又说：“你们看，它没有眼睛，没有鼻子，没有嘴巴，你们呆在里面怎么和妈妈说话呢？你们恐怖吗？”这时，孩子们瞪大惊恐的眼睛回答：“恐怖——！”他们又一次把声音拖得很长。亲爱的阿姨笑了：“不要怕，宝宝们！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根脐带和妈妈的子宫连着，妈妈通过脐带和你们说话，供你们呼吸和营养，你们的肚脐眼就是长脐带的地方。

摸摸你们谁没有肚脐眼！”孩子们又一次笑了，笑得东倒西歪。然后纷纷举起小手，争先恐后地回答：“我有肚脐眼！”“我也有肚脐眼！”……

我不知中央二台在播放什么国家什么地域的什么节目，打开电视时我就看到了上面这个画面。这个画面令我惊愕而感动。我感动女性身体内如此隐秘的一个部分竟被如此温暖洁净地传达到如此幼小的孩子们的心里，我惊愕在中国成年人的社会心理中也讳忌、也躲闪谈论的女性生殖器官，竟被几个年轻的阿姨如此真切地在说给五六岁的孩子们听。

此刻，我无法阻拦我已脱缰的思绪，它已飘飞万里到达了西部高原——1998年7月至9月我一直在那片沉寂辽阔的高原上行走。我行走的理由不是为了满足文人想像中的浪漫，我是在探寻贫困地区与母亲、与“生命之初的睡床”有关的命题。

中国贫困的西部每年都有数百万儿童在失学、辍学，他们中十有六七是女童。我知道西部女孩不知道那个美丽如喇叭花的器官的功能，她们来月经时都吓得发晕；她们甚至不能也没有条件以洁净的方式来保护那个维系人类的温床——她们用破布袋装草木灰来对付每月来临的青春之潮；她们和她们的父母绝对把这有期不遇的生命破碎视为“脏水”，来潮时她们被禁止去寺院斋堂祭拜，甚至不能去坟上祭拜亡祖。她们九岁就要订婚，十五六岁要出嫁，出嫁后她们恐惧做爱，然而不久，她们又听其自然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性。她们几乎一年生一个孩子，她们不到30岁就有五六个儿女，她们说起生孩子如同儿戏：“像下耗子一样！”但她们若生不了男孩还得继续受男人蹂躏，继续像生小老鼠一样生儿女……她们的女儿长大，像母亲的童年一样去放羊、去捡发菜、去挖甘草根，再长大像母亲少女时一样用破布袋装草木灰侍弄月经。她们经历着“贫困——得不到教育——愚昧——更加贫困”的人生怪圈，而西部低素质人口却在翻番地剧增。

孕育在这里成为威胁生存的恐惧。

于是，西部万丈厚土却寸草不生，西部辽阔千里却没有了森林。可人类的至珍至爱没有了草芥森林还能有什么呢？除了沙漠戈壁没有了可供温饱的土地，除了大风干旱没有了可供饮用的净水，除了愚钝没有启蒙，除了贫困没有智性。瘦骨嶙峋的西部没有了生命的质量和孕育的美丽，人类丧失着自身发展的可持续性……

在西部的农村走了数月之后，我终于听懂了那位宽厚冷静目光忧伤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站在世纪的门坎上发出的声音：人类进入 21 世纪的通行证上首先承诺的应是为每个人提供受教育的权利！

我一直在想，什么时候西部的孩子们不再大批地失学，西部的大人们不去封杀悬挂在教室里的“喇叭花”（如果有老师悬挂的话），西部的儿童们也能倾听有关“妈妈的子宫”的温暖的声音……那时，西部将告别贫困告别愚昧，西部的森林和草就会慢慢长起来，而西部的孕育就将交融着温暖的理性与激情。

人类教育的滞后、同步或超前难道不该是现代人关注的话题？

上帝造人时，赋予人生育的能力，这使人类得以繁衍并获得幸福，然而，也因此使人类遭际报应和灾难。

地球诞生已有 47 亿年，地球上出现生物已有 20 亿年，人类的诞生迄今只有 300 万年。起初的 200 多万年人类数量一直很少，大约 1.2 万年以前，人类开始栽培农作物时地球上人口约 500 万。从有公元纪年开始，即差不多两千年前，地球上的人口约 2.5 亿。从公元一年到工业革命即 1750 年世界人口翻了两番，达到 7.28 亿，又过了 200 年，即 1950 年，地球上的人口净增了 17 亿。然后又过了个瞬间，即不足 50 年，世界人口又净增了 35 亿！这就是今天全世界的人口，已超过了 60 亿！仅在 300 年前，世界人口翻一番需要 3.5 万年，大约要经历 1400 代！而现在，不足 50 年，没用一代人的时间，世界人口就翻了 1.5 倍还多。

孕育的背后蕴藏着巨大的恐怖。

有人看到了这个恐怖，比如 200 多年前的马尔萨斯。1789 年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发表时，他看到的世界不过只有 7 亿多人。但马尔萨斯恐怖了。他提醒人类：在食物供给满足的情况下，人口将按几何级数 1、2、4、8、16、32……增长，而生活资料只能按算术级数 1、2、3、4、5、6……增长。马尔萨斯担忧人类会因食物供给不足而发生战争、贫困，他当时没有想出别的控制人口增长的好办法，他提倡晚结婚或终身不婚不育。

然而，马尔萨斯的声音被人类孕育的幸福抑或是蒙昧的黑暗吞没了。

现代人称马尔萨斯为庸俗经济学家，但 210 年过去了，当人类如洪水般一天天淹没吞噬地球时，人类也没有想出比马尔萨斯更好的办法。

中国人浩浩荡荡。

从 18 世纪 30 年代（清雍乾之交）人口突破 1 亿之后，便一亿一亿地翻番。翻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人们在欢呼“六万万人民万岁”时，“中国的马尔萨斯”出现了。

1957 年 6 月《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马寅初在分析了中国人口高速增长与资金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科学文化事业之间的矛盾之后提出：提高人口素质，控制人口数量。

马寅初拥有比马尔萨斯高明、鲜活得多的办法。比如加强宣传，消除“传宗接代”、“多子多福”的封建观念；修改婚姻法实行晚婚；若婚姻法控制不力，可借助行政措施，即生两个孩子有奖，生三个孩子征税，生四个孩子征重税。并提出用征来的税金做奖励少生孩子的奖金，国家财政不进不出……

这是多么行之有效的办法！

这是中华民族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发出的智慧之声！

这是继马尔萨斯之后、经历了 168 年文明对愚昧的又一次提

醒！

然而，马寅初被打倒了。全国上下声讨，北大马寅初住宅，大字报铺天盖地。一个智者的声音被淹没了，文明伤痕累累……

“人多力量大”、“人是第一宝贵的因素”，那就放开生吧。

一年 2000 万、3000 万地生，每年生他个澳洲，生他个加拿大！直生到天空昏暗、江河污染、森林草地破坏殆尽，直生到用占世界 7% 的土地养活着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直生到人均只剩下 1.31 亩耕地、以占世界 40% 的农民仅养活占世界 7% 的非农民。生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中国意识到要搞计划生育时，中国的人口已达到了 9 亿。没过几年即 1980 年中国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时，人口已突破 10 亿！当中国把计划生育作为国策时，人口增长率开始慢了下来，20 年全国上上下下地努力，终于使中国少出生了 3 亿人口。然而，终因基数过于庞大，2000 年中国人口仍将达到 13 亿，2010 年突破 14 亿……

宋健等系统工程学家曾根据资源、物产估计：中国淡水资源容量最好人口 4.5 亿，中国粮食生产总人口不能超过 12.5 亿，能源资源不能超过 11.5 亿。现在，我们已全部超过了好几亿。以后的年月呢？据有关专家测算，到 2050 年中国人口达到 16 亿时才可能出现零增长。十几亿人堆积在这片资源有限的国土上，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

贫困与愚昧交织的中国西部，文盲率很高尤其是妇女文盲充斥的西部，涌现在中国生育大潮的风口浪尖之上——

1977 年联合国沙漠化会议提出了干旱地带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的临界指标，即每平方公里不能超过 7 人，半干旱地带不能超过 20 人。今天，干旱沙化的西部把冰川沙漠荒原全部计算在内每平方公里已达 49 人！“苦甲天下”的甘肃定西每平方公里已达 130 人！定西的通渭每平方公里 79 人！山河破碎的会宁每平方公里已达 88.5 人！80 年代初，甘肃唯一有余粮可外运的河西走廊每平方公里的耕地上已容载 572 人！这样高的人口密度同江

苏省人口密度几乎相近。即使这样，“三西工程”（甘肃境内为两西工程）还将其作为移民 50 万人的地方。

笔者赴宁夏采访时从银川一家书店购得一本《中国人口——宁夏分册》，从中发现，沙漠荒原包围的宁夏 1985 年人口密度已达 62.4 人，超过临界线近 7 倍！从 1950—1985 年宁夏年平均出生率为 32.68‰，除西藏外，排全国第一。其中，在马寅初遭难的年间，即 50 年代至 70 年代的 20 多年里，年平均出生率从未降到 40‰ 以下。1962 年以后连续 8 年排全国第一，1962 年为 44.6‰，1963 年 50.52‰，1964 年 49.37‰，1965 年 48.08‰，1966 年 42.20‰，1967 年 43.13‰，1968 年 40.89‰，1969 年 42.69‰，1970 年 40.27‰。据 1981 年对宁夏妇女终身生育子女数的普查，40 岁妇女生育 6 个，45 岁生育 6.82 个，50 岁生育 7.07 个，55 岁生育 7.03 个，60 岁至 64 岁生育 6.79 个。据对同为“苦甲天下”的西海固地区的 50—54 岁的妇女终身生育子女数普查，同心县为 8.06 个，固原县 7.64 个，海原县 8.44 个，西吉县 7.88 个，隆德县 7.94 个，泾源县 7.51 个。

在西海固山区，妇女早婚早育成风，从普查资料看，1981 年全国 15—19 岁已婚青年占同龄青年 4.28%，宁夏山区为 8.4%，翻了一番。而南部山区为 13.7%，翻了两番；全国妇女平均生育期为 20—34 岁，宁夏山区为 18—47 岁，西海固山区为 16—49 岁，生育期普遍长；1981 年育龄妇女生五胎以上的全国为 7.67%，宁夏山区为 10.7%，而西海固山区则高达 34.8%，最高的生了 23 胎！实在是惨不忍睹。

完全无节制的生育使宁夏 1985 年的总人口比 1950 年增长了 246.2%，增长速度比全国平均快 1.6 倍。

蒙昧笼罩着西部女人的生命。

这时，我不禁想到把青春、心血和智慧献给了西部女童教育的专家、学者周卫先生，想到他曾经经历的一幕——原籍江苏的周卫先生，1968 年大学毕业后，即被分配到最贫困的西海固地

区西吉县一所偏僻的农村中学当老师，在那贫穷的山塬沟壑里，他发现几乎每户人家都是六七个孩子，最多的人家十二个孩子。有一次在家访动员学生上学时，正好碰到婆媳俩同时坐月子，每人怀里抱一个刚出生的娃娃，这让一个知识分子的心像突然被蚂蜂蜇了一下，惊愕而疼痛。他问婆婆的男人：“你有几个孩子？”男人说：“5个。”周卫看炕上爬的、地上跑的光屁股娃娃不止5个，又问他。男人又忙说：“儿子娃5个，还有两个女子。”原来，他心中就没有把两个女娃算做家里的人。周卫又问孩子们的名字，他说了几个就说不出来了，索性就用孩子出生时他的年龄替代，叫什么“马三十七”、“马四十”……

我想，也许是这太多的疼痛最终成为周卫在日后的年代里，锲而不舍地从事西部女童教育研究的原因吧。

我也不禁想到我在宁夏同心县窑山村时的一种心境：前面我说过我曾在下马关镇买了100支铅笔、20把削笔刀，我是准备送给窑山村里的孩子们的。可当一个9岁小男孩向我走过来时，我却迟疑了。因为我刚刚从他们家出来，他的父亲只有40岁，他的母亲只有37岁，可他们家兄弟姐妹竟然有6个！一个也没有上学。我问他母亲：“你这么年轻怎么生这么多孩子？”她满不在乎地说：“俺们生孩子不精贵，下耗子一样……”“你们这里不搞计划生育？”“搞，管得不严。”“孩子们上不了学怎么办？”“挖甘草……”望着眼前的女人，我无言以对。但我深感心里很痛。我真想对她说，你真不该把这么多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你应该知道，你的每一次孕育都给这个世界增添一份恐怖……然而，我什么也没有说。所以，当9岁小男孩向我走来时，望着这个不该来世的小男人，我发生了瞬间的迟疑：你要笔干什么？你永远也不可能上学。可是，当孩子抬起头用乞求的眼神望着我时，我的心软了。我发给了他两支铅笔，一把削笔刀。孩子是无辜的，罪不可恕的是愚昧。

我想，还有组数字能够给我们一种启示——1981年全国12

岁以上的女性文盲半文盲占同龄妇女人口的 24.57%，宁夏同年为 57.59%，而宁夏南部山区则高达 80.26%！而在宁夏 1981 年生育 4 胎以上的妇女中，大学文化程度的为零，高中文化程度为 0.05%，初中文化程度的为 1.04%，小学文化程度的为 8%，文盲和半文盲则为 90.91%。现实再鲜明不过地在告诉我们，教育之于妇女的生育观、人生观何等重要！教育之于人类已经陷入的困境——人口爆炸式增长何等举足轻重！

之二 仅仅是“楼兰人来不及种树了”吗

一位始终在关怀、忧虑人类生存的作家，曾站在被沙漠掩埋的楼兰古城遗址，心情非常沉重。当他从出土文物中得知 3000 多年前的楼兰，也曾有环境学专家向国王建议对“砍树者”实行“罚马”、“罚牝牛”，当国王将此建议晓谕臣民时，一切都已晚了，沙漠、狂风、干渴已开始疯狂地吞噬楼兰。楼兰人来不及种树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曾经“马蹄哒哒，驼铃声声，商贾使节络绎不绝”、处在古丝绸之路上的楼兰城的富裕和繁华；我们同样也可以想象，当沙暴卷来并掩埋这座城市时，无处逃生的楼兰人的惊恐与绝望。

于是这位作家站在位于塔里木盆地南缘的楼兰遗址，面对强大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告诉人们：一切繁荣倘不以坚固的生态平衡为基础、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依托，那么繁荣就是靠不住的，一阵黄风就能刮走。

楼兰被掩埋了。和楼兰同时兴起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尼雅、卡拉当格、安迪尔、古皮山等繁华城镇也都先后湮没在近代的沙漠之中。这是世界旧大陆的悲剧。

当我穿行在辽阔的西鄂尔多斯荒原，当我行走在沟壑纵横、山塬破碎的甘肃定西和宁夏西海固，当我站立在漫漫无际的腾格里沙漠之中时，我总在想，仅仅是楼兰人来不及种树了吗？世界

旧大陆的悲剧就不再发生了吗？

事实上，中国西部因贫困而蒙昧、因蒙昧而无节制地生育、又因恐怖的生育而降临给生存环境的巨大的、灾难性破坏已经发生——

我在宁夏采访时，随处可以看到和听到贫苦的农民和他们的孩子生钱的唯一办法是挖甘草，即使我在同心县韦州镇，很优秀的老师在赞扬某某女童能艰苦读书是因为该女童能吃苦挖甘草，赞扬该父母能供女孩念书也是要领我参观满屋子的甘草。人们居然不知道这一代又一代的挖甘草已经把宁夏整个的生存环境给毁得面目全非……

历史上的宁夏不是今天这样被沙漠和秃岭紧紧包围，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黄河两岸，沃野千里”。唐人韦蟾在《送卢潘尚书人灵武》（灵武为今宁夏灵武县）诗中写道：“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水木万家朱户暗，弓刀千队铁衣明”，说的就是宁夏“粮果飘香耕耘忙”的景象；《山海经》说六盘山上“其木多棕”。棕是亚热带植物，大量生长在六盘山上，足见六盘山和它脚下的西海固气候多么温暖湿润。然而今天的宁夏已是“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春天的风可以将禾苗吹死、掩埋，夏天的风可以将庄稼“青干”在地里，秋天的风常使成熟的农作物纷纷落粒；曾经青山葱茏的六盘山下的西海固如今万山秃尽，每年水土流失数万平方公里，每年损失1亿多吨肥沃土壤，成为黄河中上游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宁夏土地沙化面积已达17000平方公里，地处西鄂尔多斯荒漠区的盐池县因滥挖甘草而使土地沙化面积已达700多万亩，占县内沙区面积的86%！

甘草，又称“药王”，属国家保护植物。在宁夏这样的干旱荒漠区，保护甘草更是保护草原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宁夏却在疯狂地挖甘草。作家徐刚曾在《疯狂的宁夏草原》一文中披露：最早的“疯狂”始于1984年，4个县70多万亩草场全部被破

坏。1985年中宁县药材公司在完成下达收购10万斤甘草的任务之后，又超收70万斤。草原管理部门向药材收购部门打官司，要求交纳草原建设费，然而官司输了。官司都输了，以后还能管什么？于是人们又一次疯狂地拥进了草原，不挖白不挖。1987年，宁夏自治区至县，又下达了收购350万斤甘草的任务指标。1993年，数千人、上百辆手扶拖拉机浩浩荡荡开进了盐池县草原，埋锅烧饭、安营扎寨地挖起了甘草。70位农民跑到银川上访，问“草挖光了羊吃什么”。于是自治区政府下文“禁止采挖甘草”，然而疯狂的采挖者们依然挖了4个月，把所有有甘草的草原全部翻了个底朝天。

1949年宁夏有甘草资源1400万亩，那时年收购量为75万公斤，1993年宁夏甘草资源减少了一半，只剩下700多万亩，但当年收购任务居然为572万公斤！有人收就有人挖！是什么人在年年下达如此之高的收购甘草的指标呢？从80年代至今，宁夏仅挖甘草一项直接和间接损坏的草原达八九百万亩！每年因挖甘草损失的牧草达5000万公斤，断掉5万只羊的粮草！

现在，宁夏甘草已经不多了，人们须到50里外、100里外去挖，挖不到就三五人合伙，拿上被褥、镢头、麻袋和锅碗瓢盆，开上手扶拖拉机到内蒙、新疆去挖……

然而，1998年9月，我在宁夏采访时，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无论是书报资料还是电视节目，都依然在说：“宁夏有三宝，枸杞发菜和甘草。”

《汉书·地理志》云：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今甘肃天水、陇西、定西等地域囊括了甘肃中部18个贫困县。“民以板为室屋”的甘肃中东部地带什么时候变成“万丈厚土、寸草不生”的呢？

甘肃中部地区从东汉中期到解放前的2000多年间，多次爆发大规模战乱，战祸绵延先后达60多年，给当地经济和自然环境造成重大破坏。《定西县志》记载：“清代以前，森林极盛。乾

隆以后，东南二区砍伐殆尽，西北两区犹多大树，地方建筑实利赖焉。咸丰以后，西区一带仅存毛林供居民燃料。光绪初年左宗棠提倡种树，东自会宁，北至榆皋，西至临洮，道旁杨柳浓阴蔽日，名左公柳。光绪 21 年，建筑营房砍伐殆尽。”

由于自然生态的被破坏，这一地区旱灾发生的频率越来越短，从清朝 263 年中的 17 年一旱，到 1892 年至 1946 年 4 年一旱，1952 年始，变为 1.4 年一旱。“人相食”这一自然界最残酷的现象，许多年来我们这一代人只是作为一种理念而不敢实信。然而这一现象在甘肃中东部许多县志上都有记录：1528 年，靖远大饥，会宁大旱；陇西大旱人相食；环县大旱人相食；秦州各县大旱人相食。1548 年，靖远大饥，饿殍盈野。1628 年，靖远、会宁、兰州、庄浪大旱；定西、通渭大饥；环县旱，大饥，人相食……1635 年，临洮夏旱，饿死甚众；会宁飞蝗蔽野。1865 年，靖远大饥；皋兰冬大饥，饿殍载道……1930 年，定西大旱，灾民 3 万……

1960 年，定西、通渭、会宁一带大旱，赤地千里，老百姓挖草根、剥树皮而食。通渭灾情严重，饿死者甚众……

笔者在甘肃采访时，甘肃“两西指挥部”调研室张振江先生说到 1982 年的大旱：1982 年一年没有下雨，粮食绝收，人畜饮水极度困难。政府动员数千人往灾区送水，送水车队经过时，天上飞的鸟、地上跑的大牲畜牛、羊、猪、狗都疯狂地跑过来和人抢水。定西地区 120 万人全部靠汽车拉水度命，国家补助拉水费近 600 万元。张先生说，以定西为代表的甘肃中部 18 个干旱县 600 万人近 400 万人没水吃。“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生产靠贷款”在这一地区持续多年，仅定西地区从 1973 至 1982 年吃国家返销粮 14 亿公斤。“吃的救济粮，穿的黄军装”就是那些年中部地区的真实写照。

“始于 1982 年的‘两西工程’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德政。没有‘两西工程’就没有今天的甘肃。”张振江说。这位 1968 年甘

肃农大水利系毕业的知识分子，几十年来，为甘肃水利发展和“两西工程”建设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甘肃中部的干旱，主要是生态环境遭到了根本的破坏……”

张振江说道，为了落实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1984年甘肃省委抽调了1000多名专家、领导和干部对中部地区生态环境作了一次规模空前的调查研究。调查结果怵目惊心——

定西县：植被破坏呈持续性、全面性、群众性。破坏的方式主要铲草皮、挖草根。全县铲草皮、挖草根的面积达70.3万亩，占全县三荒面积的40%；全县草场超载放牧达2.5倍以上，天然林木已荡然无存，新栽林木也已毁掉54%……大量的生态破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全县每年水土流失180万吨，每亩达3.3吨，伴随泥土每亩流失有机质22公斤，由此造成全县土地支离破碎，沟壑纵横，土壤瘠薄，耕地严重缺肥；自然灾害频繁发生，1950至1983年34年中，大小旱灾23年，平均1.4年一次，其中粮草绝收的大旱达10年，除此，冰雹、霜冻也频频发生。1963至1983年21年间，定西一县吃国家返销粮1.29亿斤。

永靖县：史载，永靖灌木丛生、牧草茂盛、牛羊成群。明清以后移民开荒，人口剧增，林草面积已逐年减少。1950年以后，永靖县人口失控，所有的负载都压在了土地之上，大面积开荒使永靖陷入“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首先是滥砍乱伐，使森林破坏殆尽：据小原村群众回忆，40年代，那里只有9户人家47人，200多亩地，山草长30多厘米高，到处有次生林。后来，人口猛增，扩大开荒，把毛刺林连根挖出当柴烧，1958年吃食堂，次生林全部挖光。到1983年小原村人口已增加到117人，坪沟乡也由1950年的2042人增加到4390人，于是，森林覆盖率仅剩3.9%；林木砍完之后，永靖农民开始挖树根铲草皮。全县干旱区农户1.47万户，全年共需要燃料8000多万公斤，其中做饭需要4800多万公斤，烧炕需要3300多万公斤。这

其中 44% 的燃料是烧秸秆和畜粪，其余则全靠铲草皮、挖树根。小原村户均铲草皮 1500 多公斤，面积近 30 亩；再就是全县超载放牧，把秸秆饲料和仅有的草场全算上，只够一半的牲畜牧用，超载达 50% 以上，迫使草场严重退化。环境的急剧恶化使永靖县水土流失面积达 78.55%，80 年代初，人均口粮只有 150 斤，不够半年吃，人均收入只有 40 元、十几元，吃盐都不够。

会宁县：1949 年以前，全县荒山植被达 60% 以上，近 50 年会宁的人口几乎翻了两番，1998 年会宁人口为 57 万。50 年代会宁每年调出粮食 1100 多万公斤，60 年代会宁依然可以每年调出粮食 890 多万公斤。从 70 年代开始会宁非但没有余粮外调，每年还要调进粮食少则 3000 万公斤、多则 6500 万公斤。会宁从一个余粮县变为一个严重缺粮县，致命的原因是人口的增加使会宁的山河遭到严重的破坏。如同定西、永靖和其它县一样，七八十年代以来，会宁大约每天破坏植被 3000—6000 亩！如果按半年烧草根、半年烧秸秆，会宁一年破坏的植被也达 50 到 100 万亩！

.....

现在，我们再来看青海。青海是黄河、长江的发源地，黄河是青海境内的第一大河，过境干流长 1960 公里。青海的湟水河、大通河等 90 条河流汇入黄河，占黄河水量近一半，所以说青海是母亲河的最大输液者。然而，80 年代以来，大量淘金者涌入河湟谷地，使这里的人口增加了 10 倍。加之生育失控、草原过度放牧，今日的青海南部鼠类猖獗，毒草、杂草丛生，荒漠化面积迅速扩展。据国家环保局卫星图片显示，荒漠化速率已由七八十年代年均 3.9% 增加到九十年代年均 20%，加快了近 4 倍。生态恶化使青海自 1992 年以来几乎年年发生旱情，受灾面积数百万亩，黄河的干流之一湟水流域每年因水土流失丢掉耕地上万亩。1997 年黄河上游水量降至历史最低点，致使上游的两大水库龙羊峡、李家峡水库蓄水量减少了近 25 亿立方米，成为建库

以来最少的一年。1998年8月我在青海采访时得知，那个周长为360公里、世界上最大的咸水湖泊青海湖，从70年代以来每年水位下降10至13厘米，致使一些地方如今已露出了沙丘、形成了半岛。10年前，我到达过青海湖。那时，望着湛蓝湛蓝的湖水，我把它比做大海退却时遗落的一滴伤心的泪水，抑或是地球在山崩地裂地自我嬗变时留下的一份蓝色记忆。那时，我很诗意很浪漫。10年后我又一次站在青海湖边，望着一天天一年年减少的湖水，我就想，当这滴泪水彻底干涸时，当这份记忆彻底泯灭时，地球将怎样抖动它的愤怒呢？那一刻，我很忧郁也很恐惧。

当我即将结束西部的采访时，我来到了腾格里沙漠南缘的沙坡头。当我独自站立在这无边无涯的瀚海里面，当我向波涛般凝固的黄色走去时，我居然不是恐惧，我体验的是博大、是敬畏。科学告诉我们，沙漠是在人类到达地球之前的几千万年，已经完成了它的铺张的，所以当人类出现时它已非常傲岸。但那时的沙漠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它仿佛对人类说：我们相依相存吧。那时的人类对它是敬畏的、不敢轻易触怒的，因为它是“天赐”的。“腾格里”是蒙语，意即“天上掉下来的”。可是后来人类狂妄了，得意忘形了，在这个桀骜不驯的大物面前不小心翼翼了，于是这个大物肆虐了。我不是在这里讲童话，因为依然是科学告诉我们，地球原本留给我们的原始沙漠是很少的，现在地球沙漠的87%是人类后来的活动造成的。

沙坡头是腾格里大沙漠南端紧逼黄河的连绵沙山，东西长十几公里，在黄河北岸堆积成高达百米的沙坝，这里曾经流沙纵横，平均每10个小时出现一次沙暴，沙暴一来，地毁人亡。沙坡头一带年降雨量只有200毫米，蒸发量却为3000毫米，是降雨量的15倍！沙漠每年以8至9米的速度向黄河方向推移。我想，如果沙坡头不出现一个治沙林场，不走来一批献身于治沙事业的专家和工人，黄河在这里早已成为地下河！那条伸长的京兰